

陳聲
蘇譯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神
秘

62
Yh 1121
65 H

目次

神秘 Mileta Jakšić (Serbian)	一一九
一個海的故事與一個不幸者 Dezső Kosztolányi (Hungarian)	一一九
鵝 Božena Kunečková (Czech)	一一六
大旱 M. Minev (Bulgarian)	一一八
漁村 Henrik Pontoppidan (Danish)	一一二

神祕

Mileta Jaksic



Mileta Jaksic 于一八六九年生于 Banat 的 Srpska Crnja

。他是一個有名的 Serbian 詩人 Ojura Jaksic (一八三二—一八七八) 的姪子。他先在 Karlovi 學院研究神學，後來就做了牧師，現在還住在他本鄉的村裏。他很愛好自然，這在他的作品裏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大平原的半圓的線上，在地平線的下面，好像在一只綠色大盤的邊上一樣，有一座塔的黑形，有一只四只翼子不動的車風，有一

大片黑暗的森林，可以從黃昏時候的半明半暗的夕照裏看得出來。

這些景物的輪廓都很清楚，好像彫刻在太陽剛才下去的燦爛的西方一樣。

在這旁晚的時候，樹林的邊上有一輛馬車停下來；裏面坐的是一個旅行者，他是在早上黎明時候出發的。停了下來以後，他就從車子上下來，把他的行李拿了出來，他叫車夫車到村裏去過夜明早再來，而自己獨留在大林子的外面；在白天裏，林子裏散佈着許多影子，現在因為夜了，正在收起來。

旅行者是一個病人，就是我們村裏的鐵匠；他想盡種種方法要免除他的痛苦，可是都沒有效驗，後來他終於聽到了這個森林。

在孩童的時候，他的足上生了一種病，這是他羸弱無力的原因。算命先生和測事先生都說他踏着過一只仙環，他自己也說有一天晚上正在月下替他父親喂馬的時候，忽然踏着一個像綠環般的圓圈，圈的上面，草生得很多，他一踏進去，兩只腳就立不住了，他頓時覺得沒有力氣，就跌了下來，後來有一只腳的腳肚腫了起來。他去問過醫生，問過牧師，問過和尚。他甚而到過一個山顛上的井，在那邊的地下可以聽出一種做禮拜的禱告和唱歌班的唱歌來；但是一切都是無效。最後，他到這個林子裏來了。

林子裏有三株高大的老槐樹，據說在夜深靜極的時候，有許多神仙跑到樹的近邊來替人醫病，可以醫好各種跑到那邊去求醫去的人們

的病。在大節日的時候，病人成羣結隊的跑來。鐵匠來的那天是在聖靈降臨節前的一個禮拜日，林子裏一個人也沒有。離了車子以後，他先朝四面看看。田裏一切都和平，林子裏除了柶子拖在地上的老樹的沙沙的聲音以外，一點沒有別的聲音，他竟然呆住了。

他注視着這三株槐樹，在當中一株最大的樹上他看中了一條拖在地上的美麗而多葉的柶枝，正和一張床鋪一樣。可以睡在上面。

他在樹枝上一坐，把他的籃子拿過來，開了籃蓋，拿出一瓶葡萄酒和一罐水來，他又拖出一塊麻布來，摺得很好，又清潔，又白，還沒有用過；後來他又拿出來一塊自己做的麵包。他把麻布展開來攤在地上，把葡萄酒，水，麵包都放在上面，種種舉動他都做得很謹慎，

好像在行什麼禮節似的。神仙們來的時候，他們就把所要的東西拿去；假使他們把酒或水拿去呢，病人就會復原了，但是假使把麵包拿去了呢，那末他的病就不會好了。

他坐下來等着。離開他幾步的前面，有一只野兔從田裏跑出來，豎起了耳朵，東西嗅着，注視了他一回以後，又慢慢地回到田裏去了。後來不知從什麼地方又跑出一只獾鼠，坐了一坐，又跑到一個洞裏去了，在稻田裏有鸕鶿叫的聲音。於是在他的前面又是一片和平的田野，在他的後面又是一片靜寂的樹林。時間過去了。天也夜了。他聽見村裏的鐘聲裏有一種神祕的悠遠的有韻的聲音。他集中了精神聽着，因為他只恐聽不見，或是聽錯；因為他想，他應該準備好等午夜的

到來。準備好了？是不是這樣的？他自己並不知道。

他已經準備好一切需要的東西等神仙的到來，其實，神仙來起來決不要他來計算時間，他們自己知道什麼時候是午夜十二點鐘，決不會遲，也不會早；但是他忍不住了，等不及了，而且還怕了起來。他已經忘了他的痛苦，連覺也沒有覺得了。

十一點三刻了。（快到了！）重大的時間不遠了。他感覺到一種全身戰慄的神祕的恐怖，於是他希望他們來得遲些；後來他又希望他們已經來了；同時又希望可以見到他們，雖然人家告訴過他，神仙是看不見的，看得不得的。他們來的時候，樹葉沙沙的發聲；一聽到發聲，他就可以知道他們已經來了。

但是現在他們還沒有來，靜是靜極了，比早還靜；沒有一片葉子在動，沒有一只小蟲飛過，沒有一只蚊子在叫。一切都沒有聲音，似乎一切都醉倒了。

不多幾時，在遠處有一種沙沙的聲音。他在樹枝上翻一個身，伸一伸四肢，急忙地看一看麻布上的東西；一切都在那邊。聲音愈變愈大了，也愈來愈近了，直到四面的大樹都搖了起來；於是全森林發怒似的動了起來，發着大聲；樹枝也好像在狂風暴雨裏般亂搖。連這三株老樹也震動了，葉子都飛舞起來。神仙就在那邊，他們已經來了，他們像旋風般揮着仙環。鐵匠暈過去了，他只聽見他們在頭上飛過，扭着重而多葉的大樹的頂；當樹枝斷的時候，樹葉就紛紛地落到他的

臉上，落到他的臂上，但是他沒有看見他們。一層薄薄的霧遮住了他的眼睛，於是他做夢去了，神游去了，失掉了知覺。

在夢裏，他覺得槐樹更平靜了，樹枝更和平了，一切靜得更利害了；他聽見他們的歌聲從遠處回響過來，又是柔軟，又是美麗，他從來沒有聽到過。

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三點鐘了。是很明亮的一個早晨。他醒了，坐了起來，仍舊在老地方，他望望四周。他的近邊和他的身上有許多落下來的樹葉，餅沒有動過，葡萄酒和水却稍為吃掉點了。

他很高興，因為他覺得身體好些了；於是很快活地站了起來，收集四面落下來的樹葉。這些葉子他預備後來放在洗腳的水裏，他的病

就會全愈了。

這個奇怪的故事是在四旬齋前禮拜二的晚上由鐵匠在他的鐵店裏講出來的；他的店裏到處都是煤苔，煤氣，但是遠遠近近的鄰人都喜歡跑來聽他閒談。

鐵匠講完這個故事的時候，大家都靜默着。這個故事當然對聽衆有很大的影響。

「朋友，我不相信這個故事；」一個也在那邊聽的教區裏的書記衝破了靜默。他是一個大學生，在某一個假期裏跑到我們的村裏來，因為窮想賺點錢，就做了書記，住在那邊。因為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不是一個時代的落伍者，而且是一個無神論者，他對於一般人的錯誤

和迷信，一有機會就要極力攻擊；但是這次他對於鐵匠所講的神祕的故事，有些躊躇了。鐵匠是一個很可靠的很聰明的人，他目睹這件事，親自觀察這件事，他是在敘述他自己的經驗！

『我從前也不相信這些東西，』鐵匠說，『但是現在，先生，我相信了。』

『這是杜造的故事，』書記帶着輕視的微笑說下去；『你聽得多了，想得多了，於是想出這件事來。』

『你這樣規矩的先生是一切都不相信的，』有一個人恨恨地插了進來。『你連上帝也不相信呢，』別一個人又加了上來。衆人都望着書記。接着是一陣喧嘩。衆人都從沉思中醒了過來。許多人加入了討論

。於是一個辯論起來了。有幾個人相信，有幾個人不相信，其餘的人一聲也不響，只好奇地聽着別人的討論。有幾個相信的人堅持着神道的存在，於是開始講他們自己所經驗過的事實。有一個人說，他有一年冬天到脫蘭錫爾佛尼亞去買穀的時候，如何自己——其實就是神道——跳跳到橋上。他說他沒有喝過葡萄酒。書記笑一笑，不說什麼。

『你只有笑，』別一個人一說，就繼續下去講他有一天晚上如何在家裏灶間的底下捉到一只鴿子，他的老婆已經把鴿子捉住了，但是又被牠從手裏逃去；她又把牠捉住關在一只粗籠裏，但是等她再把籠子提起來的時候，鴿子已經沒有了。她立刻就想到這只鳥就是黑無常。

後來她生病了。就睡倒在床上，即使現在她的心裏還不大好過；但是他自己運氣很好，立刻就想到這一點，所以跑到烟窗旁邊去把褲子脫下來，再反面一着。這樣就救了他。

書記笑得更利害了。引起了一般相信的人的討厭。接着又是一陣喧嘩。談話於是轉到巫婆方面去了。村裏有許多巫婆——譬如勃勃洛克塞。關於她的巫術，是一件很有興味的事。她做巫婆的時候，會到基督的坟上去嗅過，這是她自己洩漏出來的。爲避免巫婆的法術和奧特的馬的踐踏起見，人們在四旬齋前禮拜二的晚上在臉上，手上，脚上，要塗上大蒜；把這塊大蒜種在地下，就會和別種花一同生長起來；這花就用來裝飾基督的坟墓。不論那個女人，只要她能夠跑去嗅

着基督的坟，辨別出大蒜的氣味來，說：「嗶！這是大蒜！」她就是巫婆。

「添奧特的馬！這是多麼的不通呀？」書記想要止住他的笑。許多聽的人都知道這種神祕的馬。這馬在四旬齋前禮拜二的晚上開始在村裏走，不論遇着誰，就踏了上去。給添奧特的馬踏過的男人女人，個個都可以指點出來。即使現在還可以在他們的背上找出馬蹄的印子來。

後來，書記也講話了。他一開口，許多人都站了起來，離開了鐵店。他說這都是迷信，都是老太婆們的故事。好像喝醉了酒一樣，他對鐵匠一個人越講越熱烈，越講越多；後來他回過頭來一看，看見除

了他自己和鐵匠以外，鐵店裏別的人一個也沒有，他很奇怪。別人早已漸漸地偷出去回家去了，或許是怕添奧特的馬。

終於書記也走了，不過在未走之前，他又確切地說說了一遍，以爲鐵匠的經驗完全是妄想的結果；但是他也想要安慰安慰鐵匠，說他的故事是很有詩意的，而一般人實在太笨，太孩子氣了，尤其是講添奧特的馬的故事的時候。鐵匠並不說什麼，只笑笑，似乎很可惜書記的不相信他。

他們就分別了。書記也就回家去。天早已夜了。月光和白天一樣的亮。雖然時候還早，街上已經很靜，沒有看見人走過。人家的窗子上也沒有燈光，狗叫的聲音也沒有，雞叫聲音也沒有，一切似乎都死

了。在書記的腦子裏，正裝滿着晚上所聽到的故事。

『但是這種添奧特的馬的迷信是從那裏發生的呢？』他一面想，一面在路中央走，怕旁邊有狗出來。『添奧特的棺材放在一個廟裏，他的屍體用花緞真絲纏了起來，用徽章錢幣裝飾起來，替信仰他的人做出許多奇事怪蹟』——他譏諷地想——『但是他的不朽的馬……』

書記受四面靜寂的壓逼，以爲這種靜寂是不可思議的，是超自然的，也怕起添奧特的馬來了。

街的一邊，月光照得很明，別一邊却都是一點一點的荊花樹的影子。

他在路上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要注意月光裏的黑影，他忽然覺得

有人走過幾間房子，停了下來，躲在門後；他忽然覺得房子旁邊的木頭是一個伸出來的人；他忽然覺得有幾個影子在移動，在發風，在怒吼，有的從空中跳了出來，有的從地下生了出來，又是輕的，又是透明的，後來可又沒有了；這種情形，擾亂了他的思想。

『這就是，』他想，『各種迷信的原因；月光，討厭的月光。』

他走過一間馬房。『這就是壞思想的重心，』他理出了他的思想。

『人們看見鬼從這裏跑出來，有像貓的，有像羊的，有像雞的，有像桶的，在地上滾來滾去。』

立刻——到現在他還不知道這件事從何而來，如何發生——就在他的前面，他自己也不知道畢竟是在什麼地方，走過一只馬，一個影

子，一個馬的鬼；像狂風一樣，把他推在路旁。他朝旁邊一衝，跪了下來，因此沒有跌下去。他的心跳得利害。這不是馬嗎？他跳了起來跑得比早更快。起初他還以為跑得快未免太說不過去，但是他的腿已經不聽他的命令不能阻止的向前跑去了；在恐怖之下，他於是開始狂奔了，他奔得步子又大，像飛一樣的快；他奔到家裏，衝進了自己的房間，把門鎖了起來，連忙躺在床上喘着氣，又是恐懼，又是沒有力氣。他不敢點一支蠟燭，只是躺在床上；等意識稍稍清楚了點以後，他就對這件非常的事情加以考慮，他想要把這件事仔細分析一下，用理由來解釋出來。

『空想，』他得到一個結論，不過以為這一件事需要一個更深的解

釋。『自然，到底是什麼呢？精神錯亂？』

他的思想被一種聲音，一種足蹄的聲音打斷了。他的心又跳了起來。他止住着呼吸一聽。一切都靜，月光從窗外照進了照在他的房間裏，照得很清楚，一切的東西都辨別得出。又是一陣聲音，一陣足蹄的聲音，似乎是在窗邊，更響了，更近了。他聽見一只馬的呼吸聲音，於是窗外來了一只馬，停了下來，注視着窗子，又衝了過來在牆上撞着。這位學生立刻從床上跳下來，顫動着手從桌子抽屜裏拿出一把刀一把叉來放在桌上，像十字架的樣子。這是驅鬼的最好的方法。最後，他躺在床上注視着月光，想着那天晚上所遇着的事情，所聽得的故事。

『有點道理……』

第二天早上，或以後，他永遠沒有把他所遇着的事情告訴過任何
人。

一個海的故事與一個不幸者

Dezsö Kosztolányi

Dezsö Kosztolányi 于一八八五年生于 Serbo-Hungarian 邊界上的 Subotiza (Szabadka)。他是寫意派的代表。他的作品有 A Szegény Kis Gyermek Panaszai (一個可憐的小孩子的呼聲)、Nagy Fal Kozett (在四壁之中)、Magia (道士)、Kenyer es bor (麵包與酒)、Bolondok (一羣狂人)、Belar egrugyu (獸子皮勒)。

孩子的一條瘦小的黑手臂放在洗衣桶的光滑的邊上。他張了兩只

一個海的故事與一個不幸者

眼睛，注視着洗衣的婦人，無力地反覆着說：

『媽，我喜歡做一個水手。』

女人只是點點頭，並沒有注意他的聲音；孩子的身體於是更仰得後了，他的兩只很大的眼睛閃閃地發出光來。洗衣房的黑暗的角裏堆滿了東西，熱而溼的衣服上發出了許多水氣來，銹鐵的氣味尤其難聞，到處又都是單調的水滴的聲音；這種種情形弄得小彼得變得一個呆笨的孩子了，他坐在一條板凳上，閉了他的眼睛。

月亮在外面漸漸地從雲中升起來。水氣蒸在窗子的上面，從模糊的玻璃裏看出去，很難看得清楚外面的月光。庭心裏很安靜，因為東爬西抓的大雞和咯咯叫不停的小雞早已起籠去了。有一個男人的影子

忽忽地走過，接着一陣尖利的火車的叫聲衝破了黑夜的空氣。

小彼得想得呆了：

海……海……

洗衣房立刻大了起來，他仍舊可以聞到一種洗衣時候所特有的使他噁心的皮皂氣味，可是他却微微地一笑。水的滴聲是他的很好的催眠歌。一陣微風吹他的潮溼的頭髮，他是在離家很遠的海上航行，一只手把住了舵柄，在怒浪裏橫衝直撞。一條掛在繩子上的黃裙子正擋住了吹進來的風，小彼得笑着在黃色帆蓬的後面跳來跳去，發狂似的衝到他的夢境裏的黃金的世界去。

『海！』他的睡熟的聲音浮了出來。『海！』

小彼得大起來成了一個無血色的瘦長的孩子，又是一個夢想者，他還時時想海；他很喜歡水，喜歡水的生氣與偉大。可是他從沒有把他的夢想說出來過，因為他知道沒有人會注意他；即使有人在他的面前走過，也決不會對他看一看。他時常在夜裏偷偷跑出去，站在丹級白的石碼頭上，注視着緩緩的流水。

回家的時候，他就私自打算他自己的信仰；在二十歲的時候，他還沒有改了這個脾氣。許多枕頭的影子擲在他的房間的門上，一個影子是桅，一個影子是帆，其餘的影子像海裏澎湃的大浪。彼得於是自己跑到枕頭上去，把全房子當做在怒浪上擊撞的一只大船。外面風聲很大。他張開了眼睛，動一動身體，一個影子就在牆上閃動起來——

一只海鳥。

彼得坐起來點了燭，拿起他的書來——魯濱生飄流記。

他的母親的年紀大起來了；她從前美麗的面部消滅了，皮膚也起了皺紋；水氣使她的眼睛發紅，常常流淚。『老是合着手呆坐，』她對她所渴望着的彼得說。『去做工去！』

彼得拿着他的木匠的傢伙在一個工場裏找到工作了。在一個禮拜以後，他就哭喪着臉說：『我不能再做了；我沒有力氣。』

她的母親忍不住拍拍手說：『你到底要怎樣呢。你這賤人，你到底要怎樣！』

彼得低着頭懶懶地走出房子去；他要去看海。存着要到海邊去的

熱望，他覺得非走路不可。他又是餓，又是倦，又是苦；他一想到他的母親一面洗衣一面流淚，在沒有牙齒的嘴裏老是咀咒着人生的時候，他的心就在他的胸口上擊撞起來了。他站在丹紐白碼頭旁邊一個小小的上岸的石級上，注視着擺渡船和一般着藍衣裳的水手們以及靜靜的水。他閒費了一個禮拜的光陰，終於在有一天的晚上恨恨的對他的母親說：

『我在一只小船上找到了一個工作了，做了一個修船的工人。』

一般鄰人都笑他，對他說，『那末，你終於是一個水手了。』

彼得並不回答，只咬緊了嘴唇，還是想海。

『海，』他常常喃喃地說；『海。』

他的心渴望着。有種人的命運是艱難的。

後來，彼得也不再夢想海了，他的手力也大起來了，他的身體也強壯了；他在一只小輪船上的同事中，要算是一個勤力有頭緒的工人。有時候他也欣賞在日光中閃耀着的水光，可是更快活的是他在酒店裏喝滿杯酒的時候。

他升到一個船長了，他的生活還是和從前一樣。他從這邊碼頭到那邊碼頭，放大着聲音喊：「讓牠去！」

一年一年的過去；春去夏來，夏去秋又來了。在秋天的時候，丹紐白地方的天氣很冷，又是多霧，而十月的天又黑得早。輪船又忙起來了，爐灶在汽鍋的下面燒得通紅；人們急忙地從這一岸跑到對岸，

河裏的水似乎在流到世界的盡頭去。小船似乎也大起來了。他又夢想到海。船上的錨索已經拋了出去，船還在浪中，風中，霧中爭紮，在水裏拚命地震動；站在甲板上的人都感覺到驚心動魄的危險。

在這種將近十月的黃昏時候，彼得在甲板上東奔西跑，尖利的北風打在他的臉上。風從老遠的海上吹過來，帶過來一個告別的消息。他倦了，低着頭站在甲板上，又感覺到一種海的神祕的叫喊。水不絕地在船身下面流；燈光從甲板上面照過來。船像活東西般吼了一聲向前衝了過去，好像喝醉了霧和水。那一天夜裏，彼得想要把捉住他的夢想，但是他的腦子裏已經裝滿了各種過去的回憶；燈光在他的眼前閃動，不久也就熄了。他咳嗽，嘆氣，又打了一個呵欠，也就不嘆氣

了，只恨恨地說了一聲：『可惡的天氣！』

一層薄薄的霧罩住了大地，船後的燈光也看不出了，天氣又是冷又是枯燥。霧更濃了，有一個帶酒氣的笨重的聲音喊道：

『都上岸了！』

鵝

Božena Kunečková

從遠處看過去，牠們好像是綠草地上的朵朵白菊——又白又靜！不過有時候牠們張開了兩只翼子亂動，同時伸長了頸頸，兩只呆笨的脚在地上打；這樣一來，就難看了。

鵝是女人心愛的東西。我看見過許多女人，在她們看來，鵝是代表人生好的一面的。她們很當心鵝，並且用一種沒有人懂的奇怪的聲音和牠講話；這種聲音似乎專是為鵝而造出來的，她們即使和孩子情人等講起話來，也從來不用。我們不能夠和鵝撫摩，擁抱，接吻，牠

不懂這種愛的表示；但是我們的女人却真心的和鵝撫摩，接吻，擁抱。

上等社會的太太們有鸚鵡，我們鄉下的女人却有鵝。鵝是她們的特有品，她們的寶貝，她們的需要。

當牠的情人的裙子掛在籬笆上的時候，鵝就跑去反覆撫摩，真是沒有一種鳥比牠再多情的了。牠緩和地喃喃不休，似乎說：『我知道你。你是我的管家老婆的。天井裏，田裏，路上，你常常飛來飛去。你把一裙一裙的蒲公英和玲瓏麥帶來給我們。你是我們的管家老婆的裙子。』於是鵝很高興地立了下來，注視着裙子，一面很柔軟的叫着，一面用嘴呷去磨擦，似乎有一往情深的樣子。

我喜歡看許多鵝排在一條直線上走，像書獃子般左右擺動。我喜歡看牠們在乾燥的路上揚起灰塵來。我喜歡看牠們飛過一個田去，很得意的叫着；或是很平靜地在池裏像荷花般游來游去；或是在豐富的草上假睡，掛起了翼子，一點也沒有心事，有時候還輕輕地說着睡話——倦了，吃飽了。我喜歡看牠們在下雨的時候站在雨地裏望天，牠們很快活，不知道這些水是從什麼地方下來的。

在黃昏的時候，方場上和庭心裏是一片喚鵝的聲音：「鵝，鵝！到家裏來！牠們到那裏去了？鵝，鵝！我們的鵝在那裏？」於是鵝回來了，好像聽見了晚禱的鐘聲。

當方場上沒有鵝的時候，就好像村裏沒有了有生氣的白花一樣。

有一種鵝引起我的深敬，那就是窮人的鵝。沒有人去問牠們，你們是怎樣得到食物的？』但是牠們每夜很快活地回到自己苦得可笑的住處來，比別的鵝走得更安靜些——這裏兩個，那邊三個一個，成了許多小小的羣，並不注意那邊有許多穀類的空場。牠們很得意地走過去，一回到自己的大門，就看不見了。

我知道有這樣三只鵝——完全白的，老的，帶着粗糙悲慘的聲音。牠們常常排成一行走着，又慢又有架子，每個頭上都有一只使牠們美麗的小小的紅帽子。

牠們常常從一間像蓋滿了青苔的多蟲的叢般的低陋的房子裏出來。兩扇小窗又髒又沒有生氣。一個三歲大的女孩子在庭心的灰塵裏泥

水潭裏玩耍。在離開她不遠的門檻上，坐着一個彎背打皺紋的老婦人，她手裏縫着不成樣的破爛的東西。她常常停下來把粗筋縱橫的右手的兩指放在嘴裏含一含。

她常常在庭心裏踱來踱去，她的頭和手像秋天的葉子般顫動着，只要稍爲有點小風吹來，就悲慘地紛紛的落了下來。這個可憐的老婦人就是村裏的叫化子。這所草屋是她從女壻地方傳下來的，他是一個工人，和她的女兒在一年上死去；除了草屋以外，還剩下來三只有紅頂的鵝，和一個四個月大的孩子——魯意思。魯意思日夜的哭，日夜的吃——她吃的東西，先由老婦人在沒有牙齒的牙床上嚼爛了，再送到她的嘴裏去；啊，天呀，她的吃東西！

這是一個新生命與舊生命間的競爭；似乎每一個都想要使別一個消滅，從別一個的身體上得到熱氣。想要從老婦人的沒有生氣的顫動的、手裏得到扶助的是孩子的兩條小的手臂。她們兩張嘴都太沒有牙齒了，只有都挨餓。兩對眼睛失望地互相守望着。兩顆無力的心都爲着無力與疲倦而抽打着。

全夜只聽見睡不熟的孩子哭聲，與要睡的老婦人的喊聲。

在黎明太陽剛出來的時候，她們才微微地睡熟；面色灰白的，沒有了力氣。嘴唇閉了起來，在她們周圍的只有貧窮，混亂與失眠的樣子——在將死的呼吸裏，兩條性命爲生存而奮鬥着。

就在這個時候，三只鵝用嘴呷撥開了自己的門平靜地穩重地跑到

多露而清香的吃食地方去，這是上帝替牠們預備好的。牠們離開了人的住宅的最幽暗的一只角，在裝璜富足而偉大的自然的天蓋之下走着。牠們可以找到生滿了草的溝渠，潑滿了穀粒的已刈過的田陌，和灑滿了農人們從車子上漏下來的梅子和蘿苳菜的街頭。空中是天鵝的叫聲，太陽透熱氣到大地上來，池裏發出一種潮溼的香氣，天然是很配游泳的。三只鵝跳下這適意的水裏去，高興得了不得；牠們的歡喜的叫聲，和其餘的聲音混在一起。

太陽要下山了，晚風在空中蕩漾起來，田裏也靜下來了，許多鵝排成一長排像白色的軍隊一樣懶懶地踱回家來。有幾只跳到空中去，大叫一聲，向前飛了過去；有幾只被看鵝的孩子打了一下，跑得像飛

；而老婦人的三只鵝却走得很慢，似乎牠們也預料到家裏的不堪的貧窮，以及魯意思的躺在枕頭上的哭聲，和老婦人燒湯的樣子。

一聽得鵝來了，老婦人就把匙放開，把盤推開，也不管魯意思的哭，拿了麩皮走出去。她放低了她的顫動的疲倦的聲音說：

『好，好；你們來了。這裏有一點晚飯，我想你們可以吃。』

鵝一面在她的手裏吃着麩皮，一面在她的飯單上擦來擦去；牠們抬起了黃邊的藍眼睛柔軟地說了許多話，於是又走到門檻上去，爭着去和老婦人親近。牠們似乎要告訴牠們在日間所得的食物，自由與快樂。

她的眼睛模糊了，她的嘴唇顫動起來，她和牠們說：

「很好，鵝。在兩禮拜以內，我想要剪幾根鵝毛。魯意思必得要
有鵝毛褲子才好。吃呀，吃呀，可愛的東西。啊，我的可愛的，生活
是艱難的——我生了十個孩子，都死了，十個孩子；而現在快要死的時
候，啊，天呀，還要養一個小孩子！我養她，我沒有力氣了，我的鵝
呀。我的身體和靈魂都顫動着。可憐的魯意思——我不能夠了——不，
不，我不能夠了；我能夠不？鵝？」

她微微地嘆一口氣，又笑了一笑，一步停一步的走到鵝棚旁邊；
她讓牠們進去了以後，就把棚門關上，說：

「早上你們自己開罷。我只有在天亮的時候睡熟。啊，這幾夜呀
，可怕的幾夜——就這樣罷，鵝，就這樣罷。謝謝上帝。」

老婦這樣當心鵝，一直到魯意思三歲的時候；當時她也不大想到這三只鵝了，牠們是怎樣活的，牠們爲什麼不餓死。

魯意思好久沒有學走路，似乎這件工作又要煩外祖母來擔任了。她第一個學會的字是「鵝」，因爲她常常聽見老婦人說；她說起來又慎重，又溫柔，又嚴重，尤其是在夜裏坐在門檻上等鵝像忠狗般從草地上歸來的時候。

在這種時候，她就像有錢的人把金鋼鑽石等擺出來一樣的驕傲，指給魯意思看：

「鵝！看呀！我們的鵝，雪一樣的白。魯意思，誰跑過來了？這是誰？摸摸牠們。說：「我的鵝，我的。」不過不要扼牠們的頭頸，你

這不當心的孩子。」

燦爛的青天罩在頭上，大地上是一片神聖的和平，間亦有天鵝的叫聲。從近邊的田裏，吹過來一陣麥浪的聲音。孩子們的聲音從路上，可以聽得，到處還有老狗憤怒的叫聲；門前的小天井又是悲慘，又是混亂，草屋差不多要倒了。這是她們的全世界，她們只要有東西吃，只要有鵝，並不再想什麼，更不想無窮的世界，因為這是太沒有把握影蹤了。

自從魯意能够在瘦弱彎曲棕黑的腿上跑路，能夠叫「外婆，外婆，」能夠在晚上熟睡以後，老婦人似乎總是在她的微笑裏露着快樂，也忘了她是第十一個孩子；在她的身上，她把最後的力氣也用出來

了。聽到孩子在房間裏或庭心裏很高興地笑，看到孩子很起勁地吃外祖母所討來的黑麵包或黃番薯，這是很開心的一件事。當魯意思拉住她的裙跟來跟去像只鴨般搖擺的時候，或是在叫化歸來的時候看見她像小老鼠般靜靜地睡在高背椅子的下面，挺着眉毛，張着嘴唇的時候，老婦人就覺得很開心。

他以爲能夠養起魯意思來是一件異事；她以爲這就可以證明她還可以多活幾年，這是在禱告裏夢想裏所日夜祈求着的。

但是呀，她老了，她的臉上已經帶了死的樣子。她的整個的身體被暮年壓得彎了下來，而魯意思還要日夜把重量加上去。小姑娘就在這裏長大，在這裏呼吸，在這裏得到一切；而她自己却萎下來了。

有一天老婦人看見她握緊着拳頭髮寒熱了。她躺在房間當中地板上，襯着一方小時候包她的小而重的鵝毛褥子；當然是因為她找到了這方褥子，所以拿來攤在硬地板上。她覺得頭痛，一切都在她的周圍轉動。她睡熟了。

老婦人注意着孩子的發熱的呼吸，搖搖頭，把魯意思放到她自己小時候搖過的笨重的橡樹搖床裏去。她想要叫醒她，但是魯意思說了幾句囁語又睡熟了。

「這是因為受了冷了——忽然受了冷了。讓她睡罷，或許一睡就會好的。這是小事情，不見得會使她生病罷。」

黃昏時候的亮光更沉重了，罩在大地上像銀幕一樣。在很遠的水

平線上，太陽的最後的光線染紅了朵朵的微雲，好似罩上一層珍珠的光彩，像魚鱗一般。一種溫和的八月的黃昏來到了村裏；在這種時候，我們很覺得人們在偉大神祕的宇宙之下的孤獨，因而生出一種不可形容的快樂，同時還有一種甜密的渴望。這種情景好像我們在升上天去，大地在我們的足下落下去了。

老婦人的草屋裏的可怕的小房間裏，到處都是影子；黑暗從角裏爬了出來。她正喝完一大杯咖啡，和着麵包。她輕輕地說了一聲『謝我主，』同時兩只手在胸前一叉，於是揩一揩臉，跑到門檻上去。魯意思動了幾次，張開了枯燥的嘴唇，但是老婦人沒有看見她。她等着鵝，牠們是不論什麼時候都會來的。

她很不幸，又窮，又老，近邊沒有一個人可以去告訴苦。她很孤獨，最窮的窮人也怕見她，恐怕她要討東西吃。他們不論什麼時候一見到她就把門關起來；或是說：『老太婆又來了。天呀，她爲什麼不死呢？』

所以老婦人沒有一個可以一同講話的人，或是對他說：『賜我點東西。』她只有一個上帝，她天天對他禱告。不論她和人講話或是和上帝講話，她總是訴苦求拜。她一個人站在門前注視着天，她的模糊的眼睛覺得有點暈眩。在醜陋的庭心隔壁的一塊空地後面，有年青女人的聲音。空中浮着鵝叫的聲音，牛叫的聲音，牧人的角聲，還有田雞的閣閣聲。這許多聲音似乎都落到地下來，沒有一個升到平靜而親

變的天上去。

老婦人覺得冷了。她想要回到房間裏去，但是她的鵝還沒有照平日的時間歸來，她還是等着不進去。

「呀，呀，牠們在什麼地方？」她說着，跑了出去。「牠們從來沒有這樣過。什麼事了？」

她一步一步的走過庭心，望一望鵝棚，搖搖頭，跑到路上去。

年青的女人還站在籬笆的近邊談話。

路上沒有人，在黑暗之中，並沒有三隻鵝的影蹤。

「一定有了什麼事了，」老婦人輕輕的說。「我必得要去看看牠們去。有了什麼事怎樣辦呢——我的天呀！」

忘了魯意思，忘了一切，她奔到村上去，彎着身體，連呼吸也沒有了。她走過年青的女人的面前的時候，就叫住了她們。

『奶奶，你們沒有見過我的鵝嗎？』

『什麼，你也有鵝麼？』

『三只，奶奶，三只很好的鵝。叫我怎麼辦呢，牠們還沒有來！』

那邊有三只，有紅頂的。想要聚攏來——沒有人趕牠們過去嗎？』

『噫，這裏走過許多鵝了。你爲什麼不當心些呢？』

老婦人以爲和這般不知道她的鵝的女人講話是白費時間的，於是又向前走去，一點也不呼吸。她一步顛一步的走了過去。在草地上滑了一交，跌到一個低下去的地方去；她張大了眼睛四面望望，有沒有

她的鵝，或是有沒有人見過牠們。黃昏星在天上出現了，像灰藍色花上的一點銀子。黑沉沉的暮色更深了，只在西面的地平線上還有一條金黃色的夕照。老婦人遇着一個人問一個人，但是沒有一個人見到她的鵝。

後來她到了聖白勃拉教堂的前面，已經走得要死了，遇到一個知道牠們的人。

「你找什麼東西？」他問。

「鵝，我的鵝——三只這種鵝，有紅頂的。啊，我哭得出血來。」

「你爲什麼不當心點呢？牠們跑到江拉達的菜地裏去，被他關在牛欄裏了——看見沒有？牠們以前常常跑到他的地裏去。他近來一切

都做不好。去年春天他的房子燒掉了，沒有保險。他爲什麼要養別人的鵝呢？你怎樣管的？不錯，是的，牠們在牛欄裏，關起來了。」

「什麼？關在牛欄裏？要把牠們怎樣辦呢，先生？」

這個人笑了起來。

「怎樣辦？每一只鵝你要付十個銅子，帶了回去。」

「十個銅子？不，這是不能夠的。你錯了。我沒有這許多銅子。」

「那，那末牠們要餓了，」這個人說着走開了，因爲他沒有叫化子般窮，恐怕她要問他討三十個銅子。

他站着不動，實在受不起這個打擊，還要把這件不幸的事情來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她想不出爲什麼她的鵝要跑到江拉達的菜地裏去，

爲什麼要把牠們當做賊扒手看待放到公共牛欄裏去，又爲什麼牠們不跑到自己的小棚裏去。

可憐的東西，牠們自然也要奇怪了，爲什麼會來住在這陌生的地方，爲什麼着藍裙子的老婦人不把麩皮帶來。現在什麼樣？

她只有跑到家裏去看生病的魯意思，設法找三十個銅子一筆大款子。或許在兩天三天以內她可以一個一個聚起來得到這個數目，但是鵝等不及人們的恩惠了。第二天早上牠們一定就要饑渴了。現在怎麼樣？

「啊瑪麗，我有一個極大的煩惱，」老婦人說着，找她歸家的去路。

她踏進庭心，一想到空棚，就覺得很難過，嘆了一口深長的氣。草屋的窗子是暗的，他想，她似乎聽見魯意思的哭聲。

她跑到房間裏去，點起一盞煤油燈來，燈裏立刻就有一陣黑烟冒出來；房間雖然亮了，還是糊裏糊塗的。房間裏有一只大泥灶，一只橡樹桌子，一只高背椅子，二把椅子，一只床，一只搖床。搖床裏就坐着魯意思，臉上現出驚恐的樣子。她的周圍只有黑暗，沒有人答應她，又是一點聲音也沒有，她只聽到她自己的急促的呼吸；她驚呆了。

她的瘦弱發熱的手疊了起來，她的眼睛張得老大，她的頭髮混亂得很，她的嘴唇裏不知道說過幾次『要茶吃！』

『是，是，魯意思，』老婦人安慰安慰她，把燈放在桌上。『我們的鵝沒有了。你要知道，我去找過牠們，牠們現在在牛欄裏。想想看，魯意思，想想看，想想看！江拉達把牠們放在牛欄裏——這樣兇的人。牠們跑到他的菜地裏去。要三十個銅子。叫我那裏去找呢？魯意思，我難極了。假使我明天不能夠得到三十個銅子，鵝就要餓了。可憐的東西，這樣好的鵝，天也知道！』

她灑了一杯水給魯意思，孩子就大口吞了下去，又倒在搖床裏，並不知道鵝沒有歸來，也不知道她的外祖母正想不出法子。她覺得她的額角頭又重又怕，她的外祖母的話似乎句句都是從下面什麼硬東西裏跳出來的一樣，一些輕輕的回響都沒有。魯意思的腦子，她的整個

的頭，裝滿了熱的硬的東西；似乎有東西壓住了她的眼睛，她的耳朵，她的鼻孔，牠的嘴，甚而她的喉嚨。她喝水的時候，那種塞住喉嚨的情形暫時沒有了；但是也就立刻回來，而且比起先更利害，似乎從各方面逼了過來，壓住了她的嘴唇。

魯意思翻了幾次身，然而沒有用。她似乎包在熱鐵裏，熱氣逼緊了她的頭顱。

『你睡不熟嗎？』老婦人問着，還是在想她的鵝，她的全部的財產。『睡罷，明天早上會好的，魯意思。受了冷了。假使有蘿苳，我可以替你敷在脚底上。但是沒有東西的時候，怎樣辦呢。想想看，魯意思，這幾只鵝。睡罷，魯意思，睡罷。』

於是魯意思真的睡熟了，還是很難過。煤油燈上冒出煙來，全房間似乎都是極濃的霧。霧裏可以聽到老婦人的粗大的呼吸聲音；她坐在靠窗的高背椅子上，一點力氣也沒有，也睡熟了。

她一醒過來，已經十一點鐘了。天上是剛才升起來的灰白色的冷清清的明月。月光照進房間裏來，照在玻璃上的二張小小的神像上。老婦人從一個惡夢裏醒過來。她在夢裏看見有人偷她的鵝，她想要阻止他們，但是有一個人在她的胸口上擊了一下。完全醒了以後，她還覺得有點隱痛。

魯意思睡着。

『我非去不可，』老婦人說。『我總覺得不安。假使我看見了牠們』

知道牠們是在那邊，我就要好點了。我的心似乎放在刺堆裏。白天我不能夠去。夜色很好。等着，我的鵝，至少我要來請你晚安。明天你們就要餓了，可憐的東西。」

她拉起了一條披肩，跑到清新的，神祕的，有星的夜裏去。

樹站在路旁，像黑的影子，白的房子好像只有一個幻像。一切都是靜的，一切都帶着銀色，在偉大的宇宙之中，一切只有一點而已；小小的聲音，小小的移動，似乎都是這個平靜的王國裏所不應該有的，這裏只有上帝可以用他的思想。人太渺小了，太不重要了，太沒有意義了；他爲什麼會跑到這個世界裏來，連他自己也不能解決。所有他日間所做的事情，所有鼓勵他的東西，所有他的特長創造，在偉大

的夜之中都消滅了，又小又弱！夜罩住了他的靈魂，他的信仰，使他忘了禱告；他自己知道，自己覺得，沒有人來保護他。天上的微光使他凜冽，四周的靜寂使他局促！他知道自己是多麼的悲慘，多麼的渺小，多麼的愚笨。他以爲有神明在指導衆星，但是他不以爲有神明知道他，看見他，管住他。他是孤獨的——孤獨的。他被一種敬畏嚇住了，他覺得一切都是悲慘，但是後來也自己安慰自己，以爲鳥造了窠，唱着歌，受了難，傳了代，於是自己死去，這種情形是沒有止境的，宇宙中決不會有一個原子因此改變了樣子。就在這樣的一個夜裏，天上發着白茫茫的亮光，罩住了一切灰色的東西，有一個矮小的老婦人爬到一堆舊磚，灰塵，垃圾的上面去，伏下來望着牛欄的狹小的窗

口；裏面除了一條月光以外，全是黑暗的。無數的明星在上帝的左右閃着，這個微小而瘦弱的女人對着牛欄叫道：

『鵝！你們在這裏嗎？唏，鵝，唏！』

裏面有鵝動的聲音，於是又有鵝叫的聲音。她噙着兩行眼淚。

『是，是，我看見你們了。我只要知道這點。靜點罷，親愛的。再會！』

一只白的翼子在月光中閃了一閃，於是一切又是靜而暗了。

她並想不到世界是什麼，上帝是什麼，她自己是什麼。她噙着眼淚，望望天，只問，『我從那裏去得到三十個銅子呢？我從那裏去得到呢，萬能的上帝？』

第二天過去了，老婦人還沒有得到三十個銅子。她從一頭走到別頭走遍了全村。她問每個人討，而且告訴每個人，但是對她的境遇沒有人表同情。她這件事只是偷竊，忽略，粗莽，傲慢，狡猾，但決不是不幸。他們都說她做了錯事，罰是應得的。

她把麵包，番薯，生梨，果餅，都帶到家裏來，但是沒有一個銅子，一個也沒有！

她的鵝在牛欄裏餓得亂叫。她在中午的時候，把草丟了進去；但是不多幾時，牠們又亂叫了起來。

到後來，每一個鐘點，每一分鐘，愈增加她的悲傷，愈使她忍不住。她並不想到什麼別的東西；已經失了感覺。她似乎爲了想鵝而情

願消滅犧牲她的剩餘的骨髓。她甚而對魯意思也凶暴了，當這孩子問她討水或說囈語的時候。

『啊，你也要討厭我嗎？』她喊，又煩惱，又發火。『你也要這樣嗎？你要我怎樣？好好的躺着。你只要出一身汗就會好的。鵝的地位比你還不好呢。啊天呀，牠們快要餓死了！』

小孩子暈過去了。她的心燒着，搖床好像一只都是火熔石的無底的地坑，她覺得愈沉愈低了，四面的火氣包住了她，塞住了她。似乎有許多火星從她的額角上飛出來，像星般跳躍着。這般火星拚命的追她，每一條都像火針般刺到她的腦子裏，頭顱上，眼睛裏去。

她動動她的手。似乎和平時兩樣了，又是重得很。她不覺得她自

己的身體；這似乎已經脫離了本來相連的東西而和本來不是她的發熱的東西貼在一起了。她的心時常一抽一抽，像大火將熄時候的狂焰。魯意思看見地坑裏有兩只發光的眼睛走近了她。她想要遮住她的眼睛，但是沒有手。她想要把頭藏在枕頭裏，但是頭已經離開了她的身體。她受着一種將死的痛苦；她覺得額角上有汗，然而汗現在不是她的東西。她喘着氣，呼吸得很重，在地坑裏愈沉愈底了。兩隻眼睛立刻又來了，來得很近，似乎在燒她。她亂叫了起來。

老婦人摸着她的額角「看呀，魯意思，你出汗了。你的額角冷點了。靜靜的躺着。不要起來。我去看丹姆陸芝加去，說你病了，我再問她討三十個銅子來，買藥。她是你的教母。她一定會給我錢。我爲

什麼早想不到呢？在這裏似乎忽然有人提醒了我。」

魯意思一個字也沒有聽到，却微微地一笑。她覺得這兩只眼睛完全不是眼睛，是到黃金的宮裏去的兩扇大門，裏面一切都有生氣，有光明，有樂意。她走進這兩扇門——笑了許多時候。

老婦人跑到教母陸芝加地方去，疊起了手像禱告般替魯意思討三十個銅子。「教母，我必得要替這只小雞買藥，藥。」

教母陸芝加開開她貯錢買牛奶雞蛋的箱子，拿出三十個銅子來，說：「這裏就是錢。我常常想這個可憐的孩子，我心真痛。」

老婦人有了三十個銅子了。她有了錢，有了財，有了世界。她有這樣的快樂與勝利，反而呆了。

『真的，我跑進去的時候，床公床婆站在搖籃的旁邊。謝謝上帝！我把鵝去領來給魯意思，』她輕輕的說。

太陽下山去像血一樣的紅，最後的光線照在村裏房子的窗上像血流一樣。每間小房子的西面有一片火光，似乎全村都着火了。晚風在樹梢上蕩漾，樹似乎也被腥紅的霧罩住了；看上去像是神仙睡的地方的仙氣。人們在腥紅的夕照下面像幻象般去去來來，似乎是不着地的。一羣鷓鴣在荒地上面飛了過去；路上踱着一排白鵝，牠們的翼子也被日光染紅了。

老婦人也把她的鵝帶了回來。她抬起了頭；她似乎年青了；她常常驕傲地說：『唏，唏！』於是人們都回過頭來看她。她對每個人都點

點頭笑笑。

她又有了她的鵝了！

「喂，老太婆，你想牠們下次不再會到菜地裏去嗎？」有人問她。

「靜點，不要神氣，隨便在什麼地方！」她回答了一聲，忘了自己的痛苦。

她把鵝趕到庭心裏，牠們叫得很響，牠們張開了翼子，似乎要擁抱牠們的貧窮。

「看呀，魯意思，你聽見沒有？」老婦人說着，跑進用太陽的紅寶石裝飾得很華麗的房間裏去。「鵝在家裏了，魯意思！聽；聽見沒有？牠們又在家裏了，可憐的東西。你要看嗎？來，我抱你去看，魯意

「思。」

她伏下去看看孩子，她正在太陽織成的粉紅色的霧中睡着。在她的嘴唇上面，有一個已經飛去的微笑的痕跡。魯意思並不回答。

「她睡熟了。他總是睡着，不吃東西。我沒有功夫去想到她，可憐的東西，我的心裏只有鵝。魯意思！魯意思！」

老婦人立刻伏在搖籃上，一點也沒有呼吸。她握着孩子的手——冰冷的。

「魯意思！天呀，魯意思！」她亂叫了起來，搖搖孩子。「魯意思！聽見我沒有？」

她摸着孩子的前額，臉部，雙腳；一切都是冷的，沒有生命。老

婦人擦擦眼睛，握着雙手，大聲的叫喊，似乎想要消滅她的恐怖。

『魯意思，鵝歸來了！啊天呀，魯意思，這什麼可以呢！我不相信！魯意思，你聽見沒有？』

太陽沒有了，把照在魯意思身上的紅光也收了去。

老婦人看着青色的臉，藍色閉了起來的嘴唇，現在連過去的微笑的最後的痕跡也沒有了。她的喉嚨裏被痛苦塞住了，她在搖籃的旁邊跪了下來。

天上滿天是星，老婦人站在門檻上輕輕地對鵝說，牠們站在她的身邊像白煙一般：

『魯意思死了，我的鵝。叫我怎樣辦呢？』

從小而醜醜的窗裏透出來放在魯意思頭邊的搖動着的黃色的燈光

大旱

M. Minev

吉瑪閑暇地在路上走，後面跟着三個匈牙利的吉卜賽人，他們背上負着皮袋，手裏帶着手鼓，這東西他們玩得很好。吉瑪在祈求上帝施雨，而其餘的三人把別人賜給他們的麵包收集起來，於是吉瑪就唱她的歌了：

「主呀，把雲佈起來，

使晨間的露水下降，

蓋着大地的土壤；

大旱

一

這裏生長着麥，生長着粟，

這麥和粟養活孤兒，

養活孤兒與窮人。

主呀，施罷，從天裏

施下雨來。」

於是在地上灑了一堆水。在田的那邊祖父耶紐所有的一只小禮拜堂，就是爲紀念吉瑪而建築的。

我記得唱者吉瑪記得很清楚。人人都記得她。她的頭髮黑得好像在勞特夫的煤膠裏浸過一樣。她的眼睛又黑，又大，像銅板一樣；而且又重，重得和鋼條一樣可以印到別人的心裏去。她著着很大的褲子

，有一串小珍珠掛在頸間。她很美麗——美麗得好像她走過的地方太陽也降到地面上來了。

假使有人注視她，她就覺得很得意，臉上也放出光來。她不是青年人的害物嗎？在夏日的市場的時期裏，有一個走繩索者爲她而自殺。

一隊走江湖的人已經把帆布在市場的中心攤了開來，許多人就聚了攏來。吉瑪也在那邊——她頻頻地注視着其中一個走繩索的。她的眼睛穿過了她的整個的靈魂，因此他在表演完了的時候，一跳而死了。

羣衆都激動了；看見一個人自殺不是一件小事。於是有一個紅鼻

頭臉上擦白粉的人跑了出來大聲的喊：『諸位先生太太，鄙人希望諸位……。一般走江湖的人的命運是沒有一定的。不比這裏的人，人人都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自己的手裏。我們現在再進行表演。我希望諸位都回到自己的坐位去。不過，我要那邊一個着大褲子的，喉嚨頭有一串小珍珠的小吉卜賽人立刻走開。』

羣衆都低聲地像麥田裏的風聲說：『吉瑪吉瑪……。』紅鼻頭的人於是又親自對吉瑪說——『年青的姑娘，你的眼睛引起人們的恐怖，引壞了人。』

『想想看！他自己不知道怎樣跳法，倒叫我，我的眼睛負責！』吉瑪就走開了。這不是人們最不幸的嗎！使她快活的一件事是『這裏

的人人都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自己的手裏，「她又自己對自己說，雖然這樣，他們却叫我負責，這是因為我的眼睛引起他們的恐怖——這完全是謊話——謊話——」

於是她朝她父親的草屋走去。老吉卜賽正在修理一只銅醬油盆子。他停了下來；鎔鐵爐裏的餘燼也漸漸地熄了，像孩子的眼睛在要睡的時候一樣。太陽照在生在賽利加的邊上的蘆葦的幕上，好像要逃避吉瑪的大而黑的目光；她在草屋的面前漸漸地用土耳其的樣子坐了下來，兩只脚叉着。

野鴨發着很特別的叫聲；在近水的地方有大羣牛站着。在市場旁邊羣衆的中間，發出一種從兩只銅簫裏吹出來柔軟的曲子，還有一種

銅器的聲音，同時還有和一個老年人的咳嗽聲音一同發出來的鼓聲，
說：

『那邊有一個人死了……』

而從音樂的曲子裏也可以聽到：

『那邊人人都在和他的生命玩耍……』

吉瑪把頭低得很低，差不多碰着地面；在離草屋不遠的地方，她在露水很溼的草裏，滾了過去。

★

★

★

她給一羣吉卜賽孩子圍繞着。

吉瑪微微的一笑。

於是吉卜賽孩子都要求她：

「再來一次，再一次，吉瑪，

再一次，親愛的姊姊！

來呀，吉瑪！

親愛的姊姊，再來一次！」

假使這時候有人走過，就可以看見他們都躺在地上：

「先生，給我一個辨士！」

先生，一個辨士！」

其餘的孩子於是都跑到賽利加的橋上去，他們不敢進去，因為怕村裏的狗。

夜色沉沉中的各種影子都反照在吉瑪的烏黑的眼睛裏。雖然有晚間的新鮮的涼風陣陣地吹過來，吉瑪的心總覺得不能安定，一切在她看來似乎都是夢。她覺得有人擁抱她，和賽利加橋上的朝霧一切的適意。

『吉瑪，』有人叫他。

『惡狗出來了，陶白里，走呀。』

有馬叫的聲音。牠的足蹄發着亮光過去了。

這聲音在什麼地方呢？

電線木頭上的電線在路的後面震動。

假使她只有一次想到陶白里呀——吉瑪！……

大旱已經有了一個月。第二個月也快過了；在這三個禮拜裏，考察的人雖然常常來，而有雨意的黑雲却沒有。老天只是張着碧綠的眼睛，決不想爲受難的人類下一滴眼淚；他們都葡伏在地上，好像負上一粒麥的螞蟻。

種子的人的手日夜忙着，爲的是希望每一粒種下去的子都可以收穫百倍。但是一點都不成熟。秋麥沒有出過；春麥也沒有好的預兆。

『啊！年青的姑娘，天的眼睛黑了嗎？』

天的眼睛大概是黑了，農人們等着已經有一個月了。

他們把兩只手叉起來做出受罪的樣子跑到田裏去看看，在那邊埋

着他們一夏的悲傷。她帶着牛。乾燥的泥地在耒耜的下面發出格格的声音。大地的本身却很靜。

別個春天是不同的，人們的眼睛都發出快活的亮光來；但是在這個春天裏，這次大災使他們都呆了。他們望天咒詛。

一天一天的過去，像悠閑的人用來裝飾的珍珠頸環一樣。

『農人們，這些頸環有什麼用？雨就會落下來罷！』

『年青的姑娘，天不下雨呀！』

農人們皺着眉頭注視着天。他們希望能夠得到一根長的魔棒，把天打坍，落一禮拜不止的雨。那末，這陣雨才是有用。但是呀，棒太短了。他們於是咒罵了。

『農夫，不要咒罵。』

年青的姑娘跪了下來，把她的臉放在火熱的地上懇求着，像一個母親見了他的孩子的死兆的時候一樣的悲痛：

『你等着嗎，祖母？一滴雨也沒有。』

於是在渴着的地上她滴下了兩行眼淚。

『我們正在受難，祖母，我們的麵包燒起來了。』

『起來，年青的姑娘。』農夫把棒提了起來對她說。

『農夫，她正渴着呢！我們走罷！』

於是他們走開了，低着頭。眼睛沒有神氣，鼻孔張得很大，四肢全失了力，他們在乾燥的地上走着，下面就是他們的壞了的養生之物

。在他們的面前，頭頸伸得很苦的牛拖着耒耜。在他們的後面，起了一陣灰塵，像是從火葬土上吹起來的。農人和他的老婆在緊隨着死走。

他們犧牲了羊。牛的血流在地上。

他們求着雨。

一點雲都看不見。

天上一片碧色，又悠遠，又深奧。

賽利加的蘆葦枯了下來。

他們從井裏去取水。

但是水立刻就完了，不論人用的畜生用的。

在禮拜堂裏，火把全夜在聖愛利的像前點着。一般熱心的人等在那邊預備在夜裏禱告。

但是他們的禱告沒有效用。

祖父熱哥拉就不禱告了。

太陽在天上點起了火，照透了地下的一切。

太陽發着火焰。地上燒起來了。

求上帝施雨的歌者都自己跑到鄉間來。

在他們的肩上，都帶着吉卜賽的皮袋，他們用醜醜的指頭彈他們的手鼓：

『上帝呀，施雨罷！』

『一滿桶也夠了，只要流得出來。』

於是他們把最後的一點水灑在歌者的身上。一束溼的草掛在年青的吉卜賽人的臉上，而皮袋放在老者的肩上，他們就是彈手鼓的人。從溼草裏滴下來幾滴清水，立刻就乾去，好像沒有滴過一滴水一樣。老天還是不爲人們的禱告所感動，而且也不了解人們爲要求其垂青而設的大量的犧牲。

孩子們站在卡拉蓬龍的山上望雲。爲的是他們都能夠得到一個金幣。

但是他們的手裏總是空的——
於是他們跑到村裏去。

『媽，太陽今天晚上又下山了。』

『孩子，太陽不會帶雨來的。』

『明天又要出來了，爸爸——』

『啊！孩子，一切的活東西都要燒掉了。』

『啊！上帝，施雨罷，聽聽我們的禱告。』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

沒有一滴雨。



『假使吉瑪能夠沿路祈禱，雨或許已經下來了。』

『去年大旱的時候，她一求雨，雨就下來了。』

『今年她不肯求了。』

『她咬緊着牙齒，手放在褲子上，眼睛注視着到柴哥拉去的路上，一動也不動。好像等着人。』

『或許等着一個男人罷？』

『她沒有說什麼。』

老吉卜賽問她，她還是不作聲。

『人們等你祈禱，那末可以下雨了！去呀，吉瑪！』他們又告訴她去年求雨成功的就是她。

『不，我不情願祈禱。』

『那你太忍心了，吉瑪。』

『我不情願。』

『啊！你不情願呀！』她的父親打了她幾下，她的眼睛裏留了一條青痕。

『非再打你不可嗎？』

『不，不要用武力。用好話容易成功。』

田裏漸漸地黑了下來，後來河邊上也黑暗了。有兩只很大的眼睛，似乎在哭：

『河這樣的深，你要去自溺嗎？河裏的水都到那裏去了？』

許多蟲類圍住了吉瑪。

這已經是收穫的時候了嗎？

一切都燒了起來，收穫者將怎樣呢？

「原來是燒掉了！他們爲什麼要對他們的痛苦老是喃喃不休呢。我不情願幫助他們。陶白里使我不敢做這件事。我已經等他好幾時了。我在夢裏見他過好幾次。我要真正的見他。」

吉瑪只要這點。

她的兩只大而黑的眼睛注視着夜色。

★

★

★

人人都睡在草屋裏。

人們所聽得到只有許多馬在山上吃草的聲音。

牠們都逃走了。

有人嚇走了牠們。

吉瑪的大而黑的眼睛注視着夜色。

有一只馬的蹄發着很亮的光。

有一種聲音：

『吉瑪。』

『惡狗出來了，陶白里，走罷。』

他從馬上跳下來。

馬蹴着蹄。

『吉瑪吉瑪。』

『陶白里！』

大 旱

「吉瑪，你有兩只大的眼睛。用你的眼睛去求天施雨。」

「不。」

「我買金鐲給你。」

「不。」

「你還拒絕一對美麗的皮褲子嗎，吉瑪？」

「我已經有了。」

「我要把你做一塊田的禮物了。」

「沒有一個農夫，一塊田對我有什麼用？我的靈魂需要一個農夫，陶白里。他或許是一個壞人，他或許要打我；不論怎樣，總是好的。我只有自己來了。假使你用手打我，這只有使我好。」

「吉瑪。」

「我每夜等你，陶白里。」

「不見得。」

「我的嘴唇也焦了。地面上的麵包都燒掉了，對我有什麼關係？」

我沒有燒掉嗎，我？」

她注視着他一聲也不響。

「你的兩只大眼睛，吉瑪！」

「不錯，這是我的。」

「用你的眼睛去求天施雨。」

「你不聽我的勸告，你還要我求天施雨嗎？」

『去年，你求過了。』

『是的，但是這是去年……。但是，一年之中，我也求過你給我一個擁抱。你是避了人家的閑話了。你有一只別人追不上的馬。』

他望着她。

他的眼睛穿過了她的全身。他的眼睛好像聖愛里像前的火把。

『你要不要做我的未婚妻，吉瑪？』

『你，陶白里？你要是早點來呀，我早已和燒掉田裏的麥的太陽決戰了。我也不知道會不會下雨，但是我必得要開始求雨。我要跳舞，跳得永遠不會給人們忘掉。』

她的兩只手臂在空中亂舞，她的手鐲發出鏗鏘的聲音，她的全身

的血正在騰沸。

『但是假使雨下來了，我是你的未婚妻了，我要不停的望着你。』
於是她望着陶白里和他的大眼睛。

『我只要下雨，吉瑪。』

『我也要，陶白里，』她回答着，把頭回過去，像一條蛇一樣伏在他的身上。

『我們——』

『明天——』

『在早上——』

『在黎明之前，在花園裏；近中午的時候，在田裏。』

『到加範去，我在村裏等你。』

『只要等我，我一定來。』

在天的一角，露出一條血光來。

血光愈變愈大了。

『太陽出來了。去罷，省得人家閑話！』

他跳上馬去。

『中午！』

『要等我的，陶白里！』

『你要來的，吉瑪！』

黑馬沿路揚起了一陣灰塵。

吉瑪等他好幾夜了。在她的父親的屋前，她又又起了手；她的半開着的眼睛，注視着黑馬帶了陶白里奔去。

全村的人要奇怪這件事。

他自己也要奇怪這件事——他們怎樣說呢——他們說要做祖父耶紐的媳婦不是容易的。

『不，不容易。』

吉瑪的烏黑的眼睛裏有兩行淚。

★

★

★

草屋和蜂巢一樣的有生氣。

吉卜賽女人坐在一只燒湯的鍋子周圍，都在閒談。

「吉瑪要跳舞了，天可以下雨了！」

「他在黎明之前就去了！」

「他帶着三只手鼓。」

「人人都求她，她却不肯去；今天竟然自己去了！」

「魔鬼的女兒——她一想到什麼就做什麼。然而今天還沒有雨呀

。」

「太陽裏決不會落下雨來。」

「東西都燒起來了。」

沒有一個歌女動身到鄉間去。吉瑪去了，沒有一個舞女敢和她比賽；也不敢和她比美，她們又不敢抬起頭來看天求雨。沒有像吉瑪的

眼睛的眼睛。

她的兩只眼睛知道怎樣求雨。

在太陽未出之前，吉瑪就把她的眼睛朝着天看。太陽用許多火球注視世界。在地上，吉瑪也用她的兩只眼睛報答牠。

衆人對吉瑪喊了出來，『你——你有麵包，我們的燒掉了。把我們的麵包都拿了去，這不是罪惡嗎？我們至今還沒有吃過東西，你要知道飢餓的苦呀。』

手鼓又響了——太陽似乎說些什麼——牠把絲織的網把地球包了起來。吉瑪一切都不自覺。她的兩只眼睛釘住了太陽，她就跳起舞來。她的脚赤露露的踏在地上，她的手臂像烏鴉般在空中揮動，她的手

鑼發着鏗鏘的聲音。

太陽抱住了她的手臂，把嘴唇插到她的嘴唇裏去，吉瑪覺得不能呼吸了。

但是她並不停止。

她還是跳舞。

手鼓還是響着。

太陽又抱住了她。她的嘴唇和地面一樣裂了開來。

太陽還擁抱兩個白臂的年青的姑娘，吉瑪與地球。

年青的姑娘們唱着求雨的歌：

『主呀，施雨罷。』

主呀，下雨罷！

可憐我們。

我們要燒死了！

我們要渴死了！

給我們點水罷，主呀！

我們要餓死了。

給我們麵包。」

★

★

★

於是全村的人都跟着吉瑪做。她跳舞沒有停過。在中午的時候，她並不把麵包供在太陽的面前。她的眼睛喊道：『我們沒有麵包，你

也不應該有，你也不應該吃。」

★

★

★

她看一看加範的田。一切都燒焦了！衆人都把頭低下來，好像要和人分別一樣。陶白里釘住着看她——要天下雨，不止的下雨，只有靠她。

於是衆人說了：

『救救我們，救救我們！』

太陽也喊道：

『救救他們——你却不能——』

太陽似乎在戲弄她，把牙齒咬到她的嘴唇裏去像尖釘一般。

她支不住了——

她喊：

「立刻！」

於是她更認真跳舞。

手鼓還緊隨着她的尾聲。

年青的吉卜賽人的身體像暴風雨般捲了起來。

衆人都舉起手來對天祈禱！

「主呀施雨！」

我們求你幾個月了。

你不聽見我們嗎？

大 旱

三一

「賜我們一場金子的雨！」

衆人的喧嘩混在一起。

「不。」

手像鐮刀前面的麥一樣放了下來，於是許多眼睛都望着天，於是又注視着在跳舞的吉瑪。

「跳舞！」

在太陽未出之前，她就跳起舞來，她要一直跳得太陽下去嗎？

有人喊：

「可憐我們罷！」

她——

『你悶死我了。你也抱得我夠了！』

她又繼續跳舞。這是她最後的力氣。她不能再跳了。

有一個呼聲：

『是，把麵包給人們！』於是吉瑪撕開了她的一口鐘，用顫動着的手把她的胸口送到如火的太陽的嘴裏去。

於是她停了。

跪了下來。

又倒了下來。

『陶白里！』

『我的未婚妻！』

於是他跪在她的旁邊。

★

★

★

其餘的人都低着頭，太陽晒在他們的頭頸上，又把牠的嘴唇粘在吉瑪的胸口上；在過去的三個月裏，牠對地面也是這樣弄法。

吉瑪的眼睛釘在天上，她的身體又捲了一次；用她最後的力氣，她把頭抬起來。在她的臉上，一切受苦的痕跡都是沒有了。她注視着陶白里，已經來不及把所受的痛苦告訴他了。

她看了他一眼，又去注視太陽了。

衆人都抬起頭來。他們考察考察天。太陽與吉瑪的眼睛間的交戰是極可怕的。吉卜賽人用齷齪的手指彈手鼓，在空中很快活地揮動起

來。鼓聲又在吉瑪的耳朵裏響了起來——

一般怕她的眼睛的人們都倒了下來，好像在角力場裏一樣——

『爲什麼太陽不怕呢？』這裏人人都在和他的生命玩耍——這是紅鼻頭的勇敢人說的——這裏她，陶白里——還有他的眼睛，比從前看過太陽的眼睛還要有力。

羣衆喊道：

『吉瑪，再稍爲來一來。』

『把太陽丟下去！』

『她已經把太陽反轉來了。』

『很好。』

「咬牠一口。」

「打中牠！」

「牠沒有力氣了！」

於是，他們喊了起來！

「牠倒下來了，牠倒下來了！」

★

★

★

太陽的光線不大刺人了。

傍晚的時候，雷也響了。一般頑童喊道：

「一朵大的黑雲把一大塊金子落到地上來了。」

大的黑雲聚了攏來。

下雨了。

★

★

★

那一天晚上，他們不能夠在吉瑪死的地方把火把點起來。
雨全夜沒有停過。

★

★

★

陶白里造起一只小禮拜堂來。

他捐了許多錢，終於在九年之後完成了。

從此以後，這幾處地方從來沒有大旱過。走過禮拜堂的時候，人都要把手叉起來；村裏的一切富有，都該歸功於吉瑪——她是祖父耶紐的媳婦。陶白里也不想再娶別人。

在走過禮拜堂的時候，人人都要叉起手來。這樣，算是他們對瑪的犧牲表示敬意。

但是這件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呢？年代是算不出來的了。

我也把手交叉起來。

漁村

Henrik Pontoppidan

近海口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漁村——十間小而黑的木頭房子。房子一半埋在沙裏，好像一條毛蟲爬在高的沙地上面；下面正是怒吼着的海浪。

在平靜的夏天，太陽把板壁裏的膠質蒸了出來，足底下的沙又晒得發燒，於是這個小小的村落更顯得孤獨，好像一只蝴蝶從蛹裏飛出來在枯燥的生活的過程中飛着一樣的無聊。在沙灘上，溼的魚網從高柱子上——一行一行的掛了下來。更近海的邊上，有一羣赤膊的孩子玩得

很鬧；一般着紅裙子的被太陽晒黑的女人，圍住了一個火在燒柏油。

熱帶的風潮來的時候，黑雲緊緊地罩着孤寂的沙阜，一羣海鳥在怒浪的上面飛作一團，被風吹着的沙灘又像雪一般的捲了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小村落似乎便要埋到沙裏去了。牆眼洞都塞了起來，門也閉了，連煙也不敢從房子裏跑出來，只在屋頂裏躲着。一天一天的過去，小小的漁村似乎都在大睡之中，而外面又有一片一片的浪花被風捲了上來。

但是有時候這種情形在晚上遇着，於是在海水撞在岸上的怒聲之中，又可以聽出別一種聲音來——一扇門逆着風開了，立刻又被風吹了回去。一個人爬到沙灘的斜面上去，把一只手放在耳朵後面，伏在

地上靜靜的聽着。後來又有一個人跑來躺在他的身邊。他們間或講了幾句沒有神氣的話。

於是他們都站了起來奔到房子面前去，不是打在門下，便是打在窗上，同時說了一聲同樣的話。

立刻有許多方肩有鬚的男人從黑暗中跑出來。他們都着了重而硬的外衣，只是搬着繩子，扶梯，船鈎，並不講話。最後，他們都跑到一只角製的小燈邊來，排成一行，在沙灘的後面朝東走去。

門開着的地方，處處站着一個赤膊的女人，她們的頭髮亂披在肩上；但是一等到男人不看見了以後，門又關上了——於是除了不停的沉重的浪聲以外，一切都沒有聲音。

過了些時，在東面的沙阜上發出一片火光來。這是柏油火把的火光，所以到處浮滿了紅黑的火星。

一兩個鐘點過了。

海裏立刻有一陣許多人的喊聲起來，同時火把也熄了。一切都是黑暗。

但在風似乎集中了牠的勢力把最猛的力氣用出來了。正像一只在困難之中的大鳥的在爭紮。近岸的地方，有一只船的錨索斷了；甲板上立刻騷亂起來，男人的混亂的喊聲和女人的尖利發狂的哭聲混在一起，指揮的響亮的聲音也聽不見了。

在沙阜下面近海邊的地方，那般矮壯的男人圍坐在一只燈的周圍

；燈光微紅地照在沙地上，又照在他們有鬚的臉上。他們靜等着，有的把手疊起來放在腿上，有的兩只手捧住了頭，似乎都睡熟了。

沒有一個人講話，有時候女人的哭聲和水手的單調的呼聲到了傷心的時候，他們偷偷地互相望了一望，想要笑的樣子。有一個坐在末一個位置的老者偷跑了開去，從短衫的袋裏拖出一串數珠來，默默的念着。

於是海又高起來，集中了所有的力量。一片滾動的雷聲，在陸地上聽起來，像遠處的砲聲一般。於是一切都靜了，沒有一些呼聲。

但是沙阜和海中間的滾動着的水裏忽然浮滿了碎船，像在開水裏般滾着轉着。有許多東西衝到岸上來，又有許多東西又被浪帶了回去。

撞成粉碎。有一大塊還有繩子縛在上面的船桅衝到岸上來，上面還緊緊地抱着一個人。

他是得救了。

但是同時他又被旁邊的一把刀刺了進去，於是又倒了下來。許多人圍住了他，燈放在他的臉邊，他張大了眼睛望一望就死過去了。

『這是酒！』拿燈的人看見將死的水手的墨黑的頭髮青藍的皮膚，這樣說。

別人都點點頭表示同意。一個彎腿的矮子伏了下來摸摸他的衣裳，看看他的耳環。知道他是不會活的了，他又刺了他一刀；看着他傷得很重血泊泊地流出來，他就搖搖擺擺的走到海邊上去。

海邊有許多他的同伴用鈎子，繩索在打撈巨浪中的破船。天亮的時候，海面上罩上了一層灰色的冷霧；一桶一桶的酒和其他碎木料等，都衝到岸上來。

一有死屍捲到沙灘上來，立刻就被拖了過去，身上的東西都被搶光。一箱一箱的絲織物都打開來看過。

當男人們正在這樣進行的時候，女人們就從房子裏拿出許多木瓶的熱酒來，分給他們。他們都聚在一起，在清晨的冷氣之中顫動；他們張大了貪婪的眼睛望望堆起來的財富。

在中午的時候，沒有什麼東西要打撈了；死屍也已經很當心地沙地裏葬好了，酒桶都已經被滾到房子裏去了，木頭酒瓶都放在檯上

。男人們女人們都圍坐在板凳上，女人又着了絲織的衣裳，小小的漁村裏天天發狂似的縱情逸樂；在漫長的夜裏，唱歌也有，喝酒也有，沒有人再關心到飛沙和浪花有沒有過去。

★

✧

✧

但是這都是古代的情形，在很遠很遠的從前。關於漁村的傳說，到現在差不多沒有人知道了；一年過了一年，在這塊不毛之地上，海與沙遮住了，填平了，磨光了，埋沒了一切。

在夏天，好的傍晚，太陽在血紅的雲堆裏漸漸地沒落下去，海面上起了一片火光；在這種時候，就有一家人家的家長，在這個美麗的地方，帶着他的兒童在散步。在一半埋在沙裏一半被浪捲去的破船面

前，他就把這種時代很遠的殺人的事情與可怕的故事講給他的靜聽着的兒童。

他在講的時候，把沙阜上造得很堅固的船站指給他們看，或是指着東面狹平的半島上的燈塔，這算是這塊地方最後的遺蹟。

同時沙灘也受了文化的影響，擋飛沙的水草海草等成行的種了起來。沙阜上也有了野草等可以見到了，在夏天的夜裏，有許多狐狸在那裏玩耍。

漁村還是從前毛蟲爬在地上的樣子，現在是一個很發達的村落了；有一個禮拜堂，有一個教士，有商人，有一個客棧，還有許多小房子，房子紅磚的屋頂和灰色的沙阜比起來，更顯得紅了。

在平靜的夏天，太陽把幾所舊房子的板壁裏的膠質蒸了出來，足底下的沙又晒得發燒，於是這個小小的村落，又顯得孤獨了，像從前一樣。全村的景物在沙灘上展了開來，到處都是黑的柱子，漁網以及乾魚等；此外，有幾羣赤腳的孩子在海邊上玩耍，一般着紅裙子的被太陽晒黑的女人伏在地上圍住了一只汽壺剝番茄。

沿岸坐着許多畫家——一個在一個的後面——每人都有一柄黃傘，像蕈芝下面的田雞。長頭髮的詩人帶着筆記簿處處可以見到，而在村裏又有一隊一隊的遊歷家在考察這種不常見的風俗與這般居民有趣味的的生活。

將近中午的時候，熱氣更逼人了。沒有一些空氣在流動。一層白

色的霧升起來罩住了全村，全村更顯得悶熱。

房子的外面，鴨，豬，孩子都睡在發熱的沙上。呆笨而想睡的女人露了腿解開了衣服跑進跑出，恨恨地望着一間小房子的門；裏面有一個年青的遊歷家用蚊帳把房子罩了起來和一羣活潑的漁家的姑娘在談笑。這般姑娘的笑聲，就變了全村唯一的聲音。

一般赤脚的小姑娘，她們在早上奔了半天，現在脫了裙子，繫在水裏，覺得很疲倦，就在拖到岸上來的船的影子下面坐了下來。她們把手抱在膝部，望着在水面上捉魚的小海鳥。

有一年紀較大的紳士，灰色高大的帽子一直拖到領後，着的是一件灰色的大衣，胸前掛着一個望遠鏡，從旅館裏踱出來，微微的一笑

，似乎對於浮滿了糞氣和海岸上爛魚的氣味的空氣，覺得很滿意。

在沙阜的高處，有許多漁人坐在一起含着煙筒在修理漁網。有幾個把下巴放在胸口上睡熟了；但是大多還在閑談，他們常常呆呆地望一望海——大的，空的，綠色的海，靜靜地躺在那邊，發着亮光，除了沙灘下面的浪的起伏以外，一切都是沒有生氣的孤寂。

有一天忽然有一只大輪船在東北方鼓輪而來。這只船叫做『兩兄弟』，『是一只到卡脫卡去的英國商輪；卡脫卡當然就是鮑爾的克的口岸之一。當船開足馬力向前的時候，後面拖着一條幾里長的濃煙。

甲板上一切都很平靜。深淺剛才測量過，沒有什麼暗礁。

水手們躺在下層甲板上面——一羣德國人瑞典人愛爾蘭人混起來

的水手，都著着紅號碼的襯衫。他們都臉朝下的睡在甲板上。船上只有一個人看守着船。他坐在甲板臺上很適意的一間小房間裏，很安適地考察着船的路程和走過的海岸。

他是一個矮小短頭頸的英國人，吃足了牛肉麥酒，臉紅得閃閃發光，像紫銅茶壺一樣。他的一動也不動的奶色的眼睛，表示他枯寂的無聊。他剛吃過點心，坐在那邊靜靜地吸煙，面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但是他不是只有一個人。在他的身邊，錯不多在他的膝上，坐着一個年青瘦小的女人，用她嫩白的手指拉他的鬍鬚。兩個人都不說話。有時候他把濃煙呼在她的臉上使她咳嗽，她也就拉着他的鬍鬚不放。但是有時候他有點微微的忍不住了，她就放了手躲到他的身上去。

發出一種像受驚的小貓般的可笑的声音。

這就是瑪麗。這是她自己叫自己的名字，船主却爾斯——假使預備要和她講話——只叫她「媽麗。」

水手——他們難得見她——廚房，管事，都稱她「小姐」。每天下午，她要到甲板上來散步，靜靜的，平整的，完全是英國的態度，兩只手插在短衫袋裏；副船主和水手們都要讓她路，但是他們都不知她的來歷。

她在兩個多月以前從利物浦到船上來，船主却爾斯有好幾次在吃飯的時候把拳頭放在檯上對她說，無論如何在他們到第一個英國商埠的時候，要叫她上岸，送她到她本來的悲慘的窠裏去。但是幾陣夏天

的溫和的風和幾次幸運的航行使他的心軟了下來。她的眼睛裏常有一種懇求的樣子，使他不能拒絕；有時候她把手臂輕輕地放在他的頸上，使他不得不收回他的成命，甚而覺得馬甲下面的胸口上有一個良心在跳動。瑪麗只有十七歲。

現在他吃過點心，正在休息，一點也不動，只做白天的夢。他忽然想到奇怪的夢想上去了。爲什麼他不該叫她住過夏呢，或許也住過冬？他或許也可以和她結婚。他已經有了不可少她的習慣，他也不喜歡想到沒有了她以後的情形。假使他娶了她，自然他要做同伴中的笑話的資料了。而且在田口的家裏一定要發生大擾亂。但是爲什麼又讓他們笑呢？只要他在船上的時候，他們是不會知道的。而且——瑪麗

只有十七歲。從她的過去看來，在她出來的家庭裏，也有一個可恕之點。她的父親是一個無用的人，在醉後發狂的時候，常常虐待她，差不多要弄殺她；她的母親是一個荒淫的女人，只把自己的本事教給她的女兒。而且，瑪麗還是一個孩子，不大了解她過的是什麼生活。他正在這樣妄想的時候，瑪麗把頭放在他的胸口上來，乘着他的呼吸一起一落。他們覺得全船有點震動，後來就停了下來，而機器的抽打的聲音更急促了。

船主却爾斯的笨重的身體立刻就驚醒了。丟開了瑪麗，他罵了一聲，跑到門外去，一面叫停機器，一面伏在甲板台上的欄干上。是的——當然不錯！船已經停了。船已經擱在沙礁上了，在清潔，明淨，

淡綠的水裏，石子貝壳等等發着閃閃的亮光。

他的臉色一時變了灰白，後來才漸漸的轉紅；他在船邊上一看，知道並沒有傷害，就回過頭去望着水手，他們已經都從各處跑來望着欄干靜靜地說，『沒有什麼。』

『一半速度！向後——一半速度！』他對工程師說。

後來他看見機器又在動了，就從台上走上走下走了好幾次，抽着粗煙葉的煙筒來壓驚。

但是船還不動。即使他發了一個『開足速度向後！』的命令，也還不動。機器雖然抽動得利害，煙囪裏衝出來的煙雖然又黑又急，船還是一動也不動。只在努力的時候，船底下發出一種呻吟的聲音來，還

夾雜着一種擦鐵的聲音。

後來這個情形已經被一個畫家和幾個漁人看見了，這幾個漁人穿着水靴，站在淺水裏拉網，做畫家的模特兒。一刻消息立刻傳遍了睡着的小村，把居民都從午睡裏喚醒過來。

於是村裏有一個擾動。起初一個一個，後來一羣一羣，一般男人摸着胸口笑着從沙灘上閃步過來；而女人和孩子們都跑到村後沙阜的頂顛去，就從這個便利的地方用手遮着眼睛釘住了北面。沙灘上到處都是跑來跑去的人們，老遠的互相喊着，做着手勢。海岸巡察官，警察官乘着無蓬馬車走過，所有遊歷家都離開了旅館裏的點心檯子跑到海邊來。戴灰色高大帽子的人站在衆人的面前，他的兩只腿像高蹺一

樣的長；一條手巾是他在混亂的時候塞到袋裏去的，還拖在後面。

全鎮騷動了。人們都站在門前，不是問人，便是報告。等到知道了船觸礁的事實是不可否認了以後，全鎮的人又由好奇而狂喜了，即使孩子們也在街上跑來跑去，喊着『哈啦！』。商人從公事椅子上跳了起來微微地笑着，把威士忌從地窖裏拿了出來。鄰人朋友都互相請客，到處是咖啡的氣味。即使一般不能走路的老頭子和蹣跚，也蹣跚到最近沙阜的頂上去，一面看着躺在那邊出烟的大海怪在呻吟爭紮，一面喝着酒。

在輪船擱淺的地方的前面的沙灘上，站滿了一羣烏黑的人衆，而在輪船——擱在第三層暗礁上，離海已經有幾百碼了——的周圍，也

聚集着一羣從拯救機關來的小船，看見船主站在甲板上面，就喊了起來。

船主却爾斯却裝着沒有看見沒有聽見這些事。他告訴副船主禁止一切外人上船，而且固執地拒絕一切援助。他命令放下自己輪船上的小船來，叫幾個人把兩個錨帶開去，後面拖着很堅固的鐵練條。他一面又命令工程師增加汽力，開得和紅線一樣快；因為他們非脫離沙灘不可。

正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又在台上跑上跑下，把手放在短衫袋裏，或是坐在小房間裏喝着大杯的威士忌。瑪麗的圓的貓眼睛隨着他的動作移動，注意着他的臉上的表示。幾次她想要冒險近他，但是他總是

罵了一聲把她推開去。

後來兩只錨拋好了。機器又動了，汽力又轉了，練條縛得很牢，然而船一寸也不動；只有每經一次的努力，陷船在沙裏更陷得深些。

岸上的人更多了，船邊上的小船也增加了。從半島遠處來的和鄰村朝南來的漁人們都沿岸拖着漁船過來。於是在擱淺着的輪船旁邊，聚集了一羣小船，撞來撞去，一面笑，一面喊，一面划。他們大多在討論輪船裏所裝的貨物。他們所希望的是棉花和鐵，也或許這就是拯救的酬報的大部分。煤不見得有，因為起煤的器具沒有看見。

離開他們稍遠的地方，有一只六支槳的海邊巡察官的船。他是一個有威風的大塊頭，他想要用一種至高而不關心的態度注意全景。其

實，再沒有一個人比他更關心貨物與船的價值了，因為他——只要他一到——可以得到百分之二分之一的拯救費。

海關官在別只船上對他招呼，他是一個帶金邊眼鏡的大塊頭。

『你以為怎樣，先生？』他說着，笑了起來，他的紅鬍鬚在太陽底下發着火光。『在白天裏在這種天氣會擱淺。或許不是禮物罷！』海邊巡察官聳聳他的肩胛，不論形容他是什麼樣子都可以。

『我想這是鐵，』海關官繼續下去說。『無論怎樣，這就是人們所說的。』

『天知道！』別一個用一種牧師禱告時候的威嚴望着天空說。『這像是一只煤氣輪船——英國的，自然。』

海關官又笑了。

「英國的，不錯。和英國牛肉一樣的韌，一樣的牢。你知道不，先生，爲什麼他還想要走？」

「是，是——或許會成功，」巡察官回答他，臉上有一種基督教的虛偽的同情的表示。只有在他的口角上，他的肌肉的震動洩露出他的靈魂的渴望來。

「請問，諸位，這是真的嗎，他們說——拯救公司已經有電報去了？」說這話的就是那個戴灰色絲帽的人，他雇了一只有四個老年漁人划的小船，顫動地坐在船尾上，手裏拿着望遠鏡。「這是真的嗎？」他再問，沒有一個人回答他。「有人告訴我，這是一個確實的消息，

這裏要一只船。」

『不錯，船就來了，』巡察官說着望着東面。

從半島南邊於是來了一只小輪船。巡察官做了一個記號給水手，槳就動起來；幾分鐘以後，這只小船就停在擱淺的大船的旁邊。

他自己去告訴副船主要不要扶助。船主却爾斯在台上小房間裏看見有一只小輪船停在那邊，就回答一聲，『不要。』

『不要，』他咬緊了牙齒，再說一遍，把拳頭打在檣上。副船主連忙把他的回答傳了出去。一瓶威士忌放在船主的面前，他已經喝完了第三杯了。

巡察官立刻退了下來，划到岸上來。

幾個鐘點過了。因為女人們也跑出來把東西帶來給她們的男人吃，所以羣衆更多了。他們都在沙地上坐了下來。威士忌的酒杯傳來傳去。人們都很快活，似乎在慶祝國家的節日。

近日落的時候，海面上起了風浪，大船旁邊的小船都搖動起來。然而看不見雲，只在太陽近邊有一些奇怪的模糊的霧障，而海似乎在水平線上高了起來。

一刻鐘以後，海裏浪大得不得了，小船不得不回到陸上來。男人們用肩胛撐在船邊上把船推到岸上來，女人們都跑到船頭裏去找躲身的地方去。

後來天都被黑雲遮住了，風也大了，輪船的地位也就很危險了。

牠躺在浪裏，闊的一面朝海，聽浪去打。從岸上看過去，只見一個一個白的浪頭打在船沿上。

岸上帶着望遠鏡的人就可以看見船上人的忙碌。水手們在甲板上跑來跑去。一只小船放了下來，拋錨的聲音可以聽得出來。已經到了最後一試的時候了。一團一團的濃烟和一陣一陣的火星在黑暗中浮了出來，水手們都忙着做事。

這種景子從岸上看去很可怕。有幾個女人竟然哭了。但是岸上的人並不想去救牠。在西北角上，血紅的太陽躲在黑雲後面沒落下去。

機器立刻又停了。經過許多時候，他們才看見船上揚起求救的旗子來，同時一種弱小的，悠長的，粗糙的，求救的聲音也從汽笛裏響

了出來。

「他在哭了，」他們說着，笑了起來。

地方上八支槳的小船又划出去了，裏面坐着海邊巡察官，和他的
代理官，他是負責一切拯救情形的。此外，還有一個人坐在船上，他
是一個瘦小的人，着一件灰色外衣，帶黑手套的左手拿了帽子。他是
拯救公司的經理，他從小輪船上下來，下來以後就等在岸上。

狂風差不多已經激起一個大風潮，但是有經驗的水手努力划槳，
船很平穩的在浪中過去；二十分鐘以後，三個職員都到了船上了。副
船主接他們進去，引他們到甲板下面職員聚集的地方去。船主却爾斯
坐在一隻檣子後面，喝得大醉，上面掛着一只燈。燈光從白漆罩裏反

射出來，照在桃花心木的檯子頂上；而房間的別部分却在半暗半明的綠色之中。

他並不用寒暄，只是問要多少錢。

拯救公司的經理問他們討船上一切文件來看。他把這般文件一看，知道了貨物的價值，船的年齡，保險費的數目，就說：「六千鎊。」船主却爾斯立刻全身一震。他似乎一點也不醉了，他又醒了。於是一種失望後的奇特的驕傲的微笑潛在他的青白的嘴唇上。

「我想想看，」他一半對自己說。

大家靜了幾分鐘。海正在船長的後面船上邊擊撞，在這小小的房間裏聽起來，好像是奇怪的空悠的鬼的聲音。年青的代理官不慣這種

情形，面色灰色的望着門。在他們頭上的甲板上，有沉重的皮靴的聲音。

「四千鎊，」後來船主說了。

經理討厭似的搖搖頭。「不可以。」

巡察官想要做一個調停的人，因為他的責任是扶助船主當心船上的東西。但是他也知道拯救公司的規矩，價錢一出口是不改的，而且他自己也想要把拯救費加到不可再加；他就先對船主說了許多同情的話，後來又用可以過去的英語勉力使他了解，在這種愈見危險的情形之中，實在沒有別的方法；他非接受不可。

經理完全同意這句話，並且說，假使在一點鐘以內不接受他的提

議，他的小輪船就要回去了；因為在這種環境之中，他不敢把他的船在這裏過夜。此外，他還說，只要十分鐘以後，就可以證明他的提議是需要的。

船主却爾斯還是靜默着。他把短壯的手臂放在檯上，一個一個的看過去，慢慢地點點頭。於是他就去望着副船主，副船主在他們商量的時候也坐在旁邊，而且給他們拿文件的也就是他。

幾點鐘以後『兩兄弟』拖了出來，又可以航海了。在這有風浪的黑夜裏，燈光從沙阜上的村裏的每間小房子裏射了出來，人們得到拯救費的第三分正在大吃大嚼，客棧的檯子上旅館的酒排間裏擠滿了人；而這只外國輪船又繞着半島繼續牠的海上的孤獨的旅行向東去了。

副船主看守着船。船主却爾斯在他自己的房間裏關了起來。面前放着一瓶威士忌，瑪麗可沒有在他的旁邊。這位可憐的姑娘坐在她自己的房間裏的狹小的床位上，用她的貓眼睛望着外面的黑暗。她從今天午後她的主人把她推開時候的面部表情上知道了她的命運。她的自由的時期過了。在船進第一個商埠的時候，他就要實行他的命令，把她送到悲慘，饑餓，污穢的老窠裏去，送她到父親的棍棒的下面，母親的詛咒的前面去。

或許呢？

海是深的。海是仁慈的……

第二天早上『兩兄弟』進海峽的時候，瑪麗已經不在船上了。

續
村

三三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初版

神 祕 (全一冊)

(定價銀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新 文 化 學 社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暨各省 世 界 書 局

57
029202

目

029202

